

□小小说

诗音

○曹隆鑫

草色青青，周边羊儿“咩咩”，躺卧于青石板上的阿九，嘴里咬着一根青茅草，有滋有味地仰望着天空中一朵朵棉花一样的云，仿若自己正脚踏其上，优哉游哉地遨游。

有一个女孩走过来，手握诗卷，且走且低吟。女孩没看见阿九，女孩只看见羊群。仿佛这些白云朵般的羊群是存在于诗卷中的，女孩觉得自己是正在往诗卷中走去。

阿九听着那一句句诗，疑心自己是跟着女孩的诗音到了古朝，恍恍惚惚地不由仰起身来。

女孩看见了青石板上的阿九，立即红着脸轻轻咬上唇。

女孩刚刚念过的诗好似都到了阿九的嘴里，那宛如莺声燕语般的诗声一落，阿九嘴角微微开合，那些诗又滚滚而来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男声而已。

女孩极是诧异，问：“你，你都会背这些诗？”

阿九笑道：“刚刚听了你许多，也不知道自己记得多少。”

女孩又诧异了，说：“你，你以前没背过这些诗？”

阿九站起来，看见那边要走开的几只羊，吆喝了一声，见那几只羊扭回身子，阿九才朝女孩点头轻轻一笑。

“这些羊都是你的吗？”

“度假村的。”

“好多羊啊，你一直都在看羊吗？”

“啊？嗯！”

阿九的回应淡淡的，像是女孩打断了他背诗有些不悦一样。女孩察觉到了，轻轻一笑，说：“你真聪明。”

阿九也轻轻一笑。

西塞山旅游度假区，霞幕山脚下，两个人围绕着一群羊，展开了微妙的对话。

女孩说：“你继续背，我听着呢。”

阿九说：“好。”

阿九背一首，女孩便道一声好。后来，阿九不背了，女孩说：“继续背，待会儿我回度假村给你带礼物，你想要些什么样的礼物？”

阿九看了看女孩，笑着说：“你手里的诗卷吧。”

诗卷是吴教授赠送的，女孩微微一怔，很快笑道：“还有呢？你需要什么？比如折扇、体恤衫、蓝牙耳机？”

阿九摇头：“不需要。”

“好，你继续背诗。”

阿九摇头，说：“我背不下去。”

“怎么啦？待会儿我还想把你推荐给大教授呢！”

女孩说。

“我把你念的诗都背完了。”阿九看着女孩。

女孩笑起来，说：“是这样啊，那好，我就来先念念这些诗。”

女孩又打开诗卷，一首一首地念起来。合着女孩的诗声，周边低头吃草的羊们，也变得抑扬顿挫起来。过了些时候，女孩觉得有些累了，女孩止声，看着阿九，说：“该轮到你了。”

女孩蹲下身子，轻轻地抚摸着一只走到她身边的小羊羔，低语：“你也喜欢听诗是吗？”

小羊羔轻轻地“咩”了一声，又用头儿蹭蹭女孩的衣襟，好像是不愿女孩打断阿九背诗，示意女孩要认真听。

西塞山旅游度假区，霞幕山脚下，一个女孩和一群羊，在阿九的带领下，缓缓地走进了一首又一首古诗中。

阿九又背完了，安静地看着女孩手里握着的诗卷。

女孩笑着说：“背完了？”

“背完了。”

女孩没有继续打开诗卷念下去，女孩觉得有些不必。女孩认真地看了看阿九，阿九眉清目秀，跟她差不多的年纪。女孩突然想跟阿九多说一会儿话。

“你念过大学吗？”女孩刚说完就先自摇头笑了，一个帮度假村牧羊的乡下人，怕是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吧。女孩赶紧止住笑，在心里轻叹声可惜了，看着静默中的阿九，说：“我是省报的记者，我叫阿九，你叫什么？待会儿我回度假村给你带几样礼物。”

阿九一怔，很快把眼睛从女孩的诗卷中收回，轻轻地一笑，说：“不用了。”

“你不必客气，听你背了这么多诗，那些礼物也算是你应得的酬劳。你叫什么？”

或许“阿九”只不过是人家的笔名，如果在女孩面前说自己也叫阿九，女孩是否要起疑心自己是在戏语她？阿九离开青石板，往头羊那儿跑过去。

“喂，你叫什么？”

声音还是那样好听，只不过比她初来时无意中吟出的那些宛如天籁般的诗句稍有些逊色。阿九想。

孩提时代喜好月亮，这应该是共性。八月中秋，一点点大的我，和母亲靠着窗台“赏月”。那时候自然不懂得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只是看见圆圆、黄黄的大月亮从东边冉冉升起，不过我从窗台上向东望，那里并没有柳树，有的是马头墙，下面就是波光粼粼的百间楼河。月上柳梢头的辰光，我望过去应该是“月上马头墙”。这就使期望打了折扣。我是想一直看着月亮到中天的，但母亲不让我进行这种漫长的等待。吃过月饼，母亲就哄着心有不甘的我上了床，直至半夜我尿尿时才偷偷打开蠡壳窗看到已经高挂中天的一轮皎月。那时的月亮特圆也特白，但是要比刚刚爬上马头墙时小了很多。

小时候对月亮对赏月的感受，仅此而已。后来读了小学、中学，那感受就不相同了。在小学时，课本上曾经有这样的插图：小孩坐在弯弯的月亮上，优哉游哉，四周满是闪烁的星空。这是童话世界里的小船。那时，母亲也教我认识月亮，比如她常常说：“初三格（的）月亮，有搭旒一样（即有没有一个样）。”于是我推算小孩子坐的童话世界里的小船，应该是初

五初六时最惬意；初三时那小船太单薄了，晃悠悠地折断了怎么办？一弯眉月时如果要出门、下碾口，整个世界都是黑咕隆咚的。而满月时，银光从月亮上洒下来，好像那时居民会夜防队里点亮了的汽油灯。母亲还指着月亮，给我讲嫦娥的故事，嫦娥阿姨飞上天，吴刚叔叔一直在月宫里砍那棵桂花树，妈妈说他砍出的缺口马上就会合上，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以贯之地做“无用功”。我隔空眺望，月亮里似乎是有一棵树，但不见月宫，不见白兔，更不见嫦娥吴刚。那时还流行一支歌，那歌词是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”，还有“月亮走我也走”，反正月亮是越来越深入我心了。上了高中乃至以后，当我一接触到古诗词，才发现古人最喜欢吟咏月亮。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就是一位咏月爱好者，他的词作很多与月亮有关。从“会挽雕弓如满月”到“人间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。我只觉得他们的词写得美，而自己对月亮的认知还只停留在“童话世界的小船”和“美女的蛾眉”上，还有就是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；也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了“朔”和“望”，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

其所以然。再后来会写写散文随笔了，觉得月亮还蕴含着很多哲理，如月盈则亏，月亏则圆。也知道中国人崇尚圆满，那就是盈月。

现在年纪大了，对有些问题开始往深层次想了想，也喜欢追根溯底了。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我的知识浅薄得很。说出来也惭愧，直到不久以前，我其实还分不清什么是上弦月，什么是下弦月。于是求助“百度”，读到了一个口诀，方才豁然开朗。那口诀是：上上西西，下下东东。即上弦月在上半月出现，上半夜升起，在天空的西边，亮面也在西边；下弦月在下半月出现，下半夜升起，在天空的东边，亮面也在东边。直观点说，上弦月的月牙朝东，下弦月的月牙朝西。我们需要明确的就是月亮的方位，即在天空中，方向应为上北下南左东西。这刚好颠覆了我原先对上弦月下弦月的认知。形象地说，童话世界里的小船就是上弦月。

有很多古诗，如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描写的月相就是上弦月。王维《鸟鸣涧》中，“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飞鸟”其月相乃是下弦月。白居易《暮江吟》：“可怜九月初三夜，

露似珍珠月如弓”，即月初的娥眉月，也就是我童年时眼里的小船。

上弦月下弦月这个名字本身就很美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唐代元稹诗曰：“微露上弦月，暗烛初夜香”。当代一位叫黄茜的青年女诗人还写过一首叫《上弦月下弦月》的诗，得过全国一等奖，那里面有一句“嫦娥的手指一勾勾上上弦月”。还有一首叫《上弦月下弦月》的诗，其中写道“上弦月，下弦月，月月惊弓，弓弦知我心”。我不会写诗，但觉得望月赏月是很有诗意的事情。我有晨练的习惯，有时出门得早，仰望天空，唯见启明星和西边天空的月亮，这时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赏月的情节，自然就会追忆起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，也常常会感叹光阴荏苒，怎么一下子就从一天天真无邪的孩子转身为古稀老人。尽管如今的生活无忧无虑，但美好似乎与我渐行渐远？缺失爱妻的日子，就像缺失了圆满的月亮。还是苏东坡的那句词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还是愉快地过好余生的每一天，权当我还拥有小时候坐在童话世界的小船上那优哉游哉的心情吧。

秋夜低吟（组诗）

○周孟贤

<p>山泉</p> <p>她不像大河 推着舟子到处游荡 她如一道飞动的闪电 急切地行进在山路 上……</p> <p>她的前行 只能是艰难的穿石之旅 她面对层层叠叠的山岩 用柔软的身体 苦苦地 凿出一条条通道 她冲上断崖峭壁毅然 跳下</p> <p>她只管赶路 没在急意行途中 整齐列队的竹们树们 用叶的手掌为自己鼓掌 她要奔入大海助推海潮 也要听听自己的澎湃 声……</p> <p>真没想到 久久站立的我 远望桥上的星光 自己却通体晶莹……</p> <p>我看见许多眼睛不住地 把银桥折叠在心里 许多心灵在桥上起飞 尔后在夜景上空俯瞰……</p> <p>幽在桥石深处的小草们 用身体裂开缝隙 随即伸出嫩绿的小手 把星光抛洒—— 鲜亮岁月深处的古镇 也鲜亮自己</p> <p>一座座桥 在星光里 静静地躬着—— 那飞架在千万人心中的 美</p> <p>像陈年老酒 不断地发酵……</p> <p>吟给蝥蝥</p> <p>前几天我很有点郁闷 亦很有点烦躁 外界的暑火烘烤着我 内心的热浪灼痛着我 被夹击被围歼的我 只能饱尝苦夏的滋味……</p> <p>前几天我很想解闷 但手头没有让胸廓通风 的药片</p> <p>我亦很想祛躁 但周围没有让身心宁静的 处方</p> <p>我只能闷成一只鼹 我只能躁成一只蝉</p> <p>这几天我忽然不闷不 躁了</p> <p>那闷那躁不翼而飞了</p>	<p>家</p> <p>我才能静坐书城 翻阅 古今</p> <p>我没想到因为倾听你的 歌声</p> <p>我才能静观世事 有所 顿悟……</p> <p>我惊诧我的心房出现蓝 天白云</p> <p>舒暢的我不住地谢 谢你——</p> <p>你把山的苍翠风的清爽 唱给我</p> <p>你把溪的叮咚花的芬芳 唱给我</p> <p>你用歌喉治愈了我的不 安情绪</p> <p>你用歌声拓宽了我的精 神甬道……</p> <p>我将双手伸进怀里在心 中鼓掌</p> <p>赞美你这位来自山野的 歌手——</p> <p>没一丁点的发嗲 一丁 点的秀</p> <p>用真情用真心唱新鲜的 歌……</p> <p>眺望老盐仓回头潮</p> <p>每年出场 每次远行 你总是伴以震天的雷鸣 总是响起撼地的鼓声</p> <p>今天的你 恰似一座不可阻挡的 城墙</p> <p>你要追着蛟赶着龙 把气势腾挪到天庭？ 今天的你 宛如锋利无比的闪电 你要劈开江割开涛 让声威覆盖住大地？</p> <p>江风飒飒 潮声隆隆 我举目远眺老盐仓 惊见日夜奔腾势如破竹 的你</p> <p>被丁字大坝逼进一个 兜浜</p> <p>万千涛头一如万千雄狮 直立着 冲撞着 怒吼着—— 谁也不愿被囚“兜”底 拼死也要突出重围！ 刹那间四野呐喊 涛声里一片厮杀 烟波中弥漫腥风…… 忽开忽裂的江面上 闪金烁银的天空下 气宇轩昂奋力折回的你 终于用开花的头颅掘出 一条生路……</p> <p>一次次发力的回头潮呵 你一声长啸继续奔突 一路上 浪和浪紧紧 依偎</p> <p>似在诉说着 前进中 涛和涛大声 喧哗</p> <p>似在歌唱着……</p>
---	--

上弦月，下弦月

○张振荣



“吹风”的艺术

○一唯

网络时代，起风很快，跟风很容易，熄风的时候可以更是万籁无声，毕竟网络的遗忘速度惊人，甚至可以让你觉得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以至于一条裙子、一块牌子都能成为网红，最终又被丢在某个角落氧化、生锈、腐烂，当然也没人问它们愿不愿意。

去年火起来的“我在××很想你”，成为各大社交平台文艺式打卡的标配，后来又出现了“我在××等你很久了”“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××”，连历朝历代的陵墓陵寝景点外都有了奇奇怪怪的思念牌，一种很新的“发风文学”悄然迷窜。然而，这股风从表达思念变成社交资本再变成土得掉渣的嫌弃，只用了几个月，模仿和从众的脚力也没有很持久。

这块路牌仅仅是网络“跟风潮”的一个缩影，“跟风”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罕见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有一种与他人建立连接、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烈需求，当看到别人做某件事情并受到认可或表扬时，他们可能会试图模仿以获得同样的认同感；跟风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当其他人已经成功或经历过某件事情时，模仿他们的做法可以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因为这样做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；有时候我们倾向于将决策责任交给群体，以减轻个人的压力和责任，这便是群体决策的避害优点，因此，当其他人做决定时，

他们会跟随，认为大家的选择更为可靠。

风起时，沙走草动，必然会惊起许多人心里的波澜，但撇开背后的原因和动机，多数人只看到表面现象，冲进风里一顿转悠，晕头转向地出来，创新思考的能力如同被点穴般锁定。

喧闹的世界，嘈杂的声音，在这样的环境里保持独立自由地思考并不容易，需要对抗外部的种种裹挟，理性不太好保持。“羊群效应”里，环境给行为和思维画出一个圈，人圈入流的成就感在慢慢渗透，独立在圈外，反而显得突兀。

情感并不能代替思考，感觉并不具备证明真理的力量，但速成的诱惑、舆论的导向、名声的传播，有形的无形的一切生成积极的消极的情感，渐渐生成了一股压力，不断阻挠理性探头。最近沸沸扬扬的眉笔掉粉事件，网络头部主播曾经吃的是跟风观看消费的红利，如今也要承受集体跟风撤退的痛。但这股掉粉之风比起曾经一哄而上捧起他，明显是有了更多理性思考的成分。

起风时，静一静，等一等，想一想，去了浮躁的扬尘再走入下一个台阶，个性的张力下有更多独特的惊喜。那些追求认同的心灵，时常迷茫，偶尔反抗，诡异的魅力蔓延过也枯萎过，真实的自我在理性的光芒照耀下，依旧有完整的栖身之所。

母亲的蚕丝被

○陈世峰

歇。这些小可爱们要吃足七次食，每一食约3到4天，两次食中间都要睡2天左右，我们当地称一眠、二眠、三眠直到最后的大眠，睡一次长一次。

最后一次便老了，会通体透着亮晶晶的黄，每见母亲洗干净了手，带上老花眼镜，将老蚕端详于眼前时，我对蚕也会多生几分爱意。

如今，母亲只养秋蚕。秋蚕又叫桂花蚕。母亲说，茧质量的好坏，往往与桑叶的优良有关，秋天桑叶有白露泽润，柔和肥厚，蚕宝宝吃了后吐出的丝也是最好的。

蚕在吐丝作茧时，纷纷做着头，一层层围裹住自己，慢慢地三两天后身体就开始变小，直到被完全包裹住看不到。当一粒粒茧在蚕茧上挂满的时候，母亲摘一颗放在耳边摇一摇，发出清脆的咚咚声，就说明蚕化成了蛹，这茧就成熟透了。如果不采摘，

放在透光干燥处，便会化蝶。破茧成蝶的过程我观察过，这不是优美的神话，《博物志》写道：“蛹，一名魂”。一条小虫历经风雨，吐丝结茧，而又忽然化茧成蝶，这样令人惊叹的蜕变，循环往复独特的生命历程，在静与动之间转化，象征着永生和重生。

从蚕茧中抽出蚕丝叫缂丝，我们当地称之为“扯棉兜”。2006年，在我新婚前，母亲煮两大锅茧，乡亲们围坐在一个大木盆旁，在水里拨开一个个雪白的茧开始扯棉兜，这些通常是单官茧。还有一种双官茧，这不难理解，即在蚕吐丝做茧时，两条蚕相依相偎，是夫妻同眠，是兄弟同眠，反正住进了一间房子，结了同一个茧。双官茧比单官茧大，扯出来的棉兜也会比一般的大。扯棉兜时，晶莹剔透的丝线一根根被拉长，蚕丝在手上有序地翻腾着，在水里会发出清脆的呱

呱声。等全部扯好，要将一张张像口袋一样的棉兜晾晒在阳光下透风处，一个星期后，拼好两张大桌子，再请来乡亲们，六七人围着桌子，将直径30厘米左右的棉兜一一拉开，一张张叠上去。通常，一床六斤的蚕丝被需要50多斤茧，那一次母亲为我做了两床蚕丝被，外面裹一层染黄的蚕丝，沉甸甸的丝丝牵挂。

蚕丝被也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的嫁妆。我听母亲说她 and 父亲刚结婚那会儿，4岁的表妹来家走亲戚，晚上哭着说棉花被太硬了，吵着闹着不睡觉，母亲便把自己的蚕丝被盖在表妹身上，这才肯睡去。原来，这么小小的人儿也是懂享受的。后来，单位团购鸭绒被，我寻思着鸭绒被又轻又软又暖和，给父母也买一床，可是，在母亲心里蚕丝被是她最温暖的慰藉，是无可替代的。